



献出最年轻的儿子

本报深度记者
寇润涛 刘志浩

躲鬼子的恐慌

5月26日，潍坊一家路边酒馆里，李良荣说好久没有喝这么多酒了。他很想念自己的父亲，尤其是喝了酒之后。

李良荣喜欢喝酒随父亲，父亲李富枝六年前去世了，一辈子下来养成了两大习惯：喝酒，念念不忘那场战争。

“有事没事，父亲总爱喝上两口。”李良荣端着玻璃酒杯，盯着里面清澈的液体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父亲年老之后，母亲和兄妹都劝父亲别喝高了，他诙谐地说‘人家许司令早就说了，喝热酒伤肝，喝凉酒伤胃，不喝酒伤心。今天高兴，多喝点不要紧！’”

“许司令”就是同样爱喝酒的许世友将军，也是抗战时期山东纵队里李富枝的老首长。

那一年，李富枝刚满15岁。关于他的故事，还得从他当兵前说起。

李富枝12岁那年，正值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当时他在石岛朋上村小学读一年级。学校里，郭文学等老师不满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践踏，经常在上课时结合课本讲述日军一手制造的“济南惨案”、“五卅惨案”……

每当这时，和其他同学们一样，李富枝总是举起拳头，高喊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没想到，三年后的1940年农历正月初十，侵华日军就占领了石岛。

因家庭贫困，李富枝已辍学在家务农。日军飞机擦着村庄的房顶、树梢扔炸弹、撒传单。每当听见飞机轰鸣，李富枝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一样，就拼命地向东山奔跑。

跑鬼子，躲鬼子的恐慌，给年幼的李富枝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“小鬼子走着瞧吧，我们中国人说啥也不会甘当亡国奴的。”听起来不像小孩能说出来的话，李富枝确实曾经无数次这样呐喊，也萌生了参军报国的念头。

不懂爹娘的牵肠挂肚，把他们害苦了

日军侵占石岛的那一年4月，中共荣成县委在石岛北部组织壮大抗日救国武装。朋上村地下党员李固群、李茂林暗

在记录中国远征军时，一名美军记者写道：“远征军中有士兵只有十四岁，超过二十五岁的极少。”

时任日军第三十三军作战参谋黍野弘在《昆司令部战记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在缅甸的中国少年兵作战勇敢，不知退却为何物。”

在日本侵略者面前，中国人为了争取最后的生存希望，纷纷扛起枪奔赴战场。这片血红色的大潮中，爹娘还没疼够的孩子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，或是牺牲者。

为了保卫国家和种族，很多中国人奉上了自己最年轻的儿子。



李富枝。（李良荣供图）

地里培养先进青年，动员参军抗战。

5个月，李富枝、李固城等三人报名参加八路军——李富枝的父母并不知情。

如今看来，李良荣很理解父亲李富枝当年的做法。

“爷爷、奶奶都是庄稼地里长大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奢望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活下去就是唯一的希望，肯定不会同意父亲当八路军。”李良荣对我们说。

我们也试着猜想，或许他的父母更不舍得让家里最年轻的儿子去当兵，把脑袋别在裤腰上。

几天后的一个傍晚，他就偷偷离家，在村南边的河沟与其他两人集合了。

三人辗转数地，第二天下午就赶到了荣成县大队的地下接兵站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新兵集训后，他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第十四团警卫排二班。

从此，一名涉世不深的热血男儿，以满腔激情，开始了以血许国、抗日救国的革命生涯。

美好憧憬的另一头，是一双父母的凄凉与悲伤。

兵荒马乱的日子里，母亲

突然找不到自己的心头肉，急得像发了疯一样，挪着小脚挨门挨户打听，托亲求友到亲戚家询问。

那一阵子，这位母亲常常呆在家里悄悄流泪，眼睛几乎哭瞎了。

记不清过了多久，通过本村参军战友的家属，母亲才得知儿子参加了八路军。

那时，部队流动作战，再加上交通、通信条件差，听不到儿子的声音，母亲成天把心提到嗓子眼儿了，担惊受怕过日子。

1944年，李富枝在胶东抗大学习时，根据首长的统一要求，第一次给家里写了封报平安的信，母亲听人念完了信，又号啕大哭了一场。

2007年，李良荣听父亲口述那段历史时，年迈的李富枝也对自己当年背着父母去当兵的事难过不已。

“我那时少不更事，不懂父母对儿女牵肠挂肚的心，把爹娘害苦了。”李富枝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感言。

战友死去的瞬间在脑海中定格

战争，总是伴随着死亡。这对于一个正值人生成长重

要阶段的少年来说，是残忍的。对于侥幸活下来的人来说，战友死去的那一瞬间，往往就在他们的脑海中定格，这是一辈子的殇。

在一次突袭战中，李富枝和班长一起趴在石头背后，头顶上的子弹“嗖、嗖、嗖……”一直飞。

“班长，咱们得干掉前面的机枪啊……”李富枝对一旁的班长说。

话音未落，“嗖”的一声闷响，“特别闷的一声响”，一旁的班长头已经偏向一边，子弹是从门牙打进去，贯穿了整个头颅。

李富枝眼睛一直盯着班长，仿佛班长在中弹的一瞬间，他也被一把大锤抡了脑袋一下，耳朵里“嗡、嗡……”不断地响着。

听不见周围的枪炮声，李富枝的视线停留在了班长身上。

最终，那次突袭战，八路军获胜了。但是，李富枝高兴不起来，他心里一直想着离去的班长。

这种心殇贯穿了60年，李富枝与李良荣等子辈们喝酒时，仍会怅然神伤。

1945年，在日本投降前夕，李富枝在一次战役中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，受伤回家。回到家门口，五年未见的母亲已经白发苍苍，面前的小儿子也不再是青葱少年。

作家萨苏曾经在日本查找中国抗战资料时发现，当时很多照片上都是一些年轻的中国兵在打仗，年轻到什么地步？12岁、13岁的小孩上前线。

“我是很伤心的，中国人为了反法西斯战争，把我们最后的孩子都献出来，中国人真是了不起，我们中国人当时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教育，孩子们上前线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粮食都塞在身上，他为什么塞在身上？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吃过那么多的粮食，他生怕没有吃的……”

走过那场战争的李富枝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时常一个人拿着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”，静静地看着，时而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比起那些长眠于九泉之下的战友，我已经幸运太多了……”

我们试着去理解李富枝们这些走过战争的那一代少年，就像一首诗里写的那样：“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，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。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，它为你敲响。”

抗战日记(七) 汾离公路三战三胜

苏蕴山
原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

1937年11月
4日 “广阳战斗”。仍在广阳村。是日是广阳战斗的一天。是日晚将进攻太原之敌尾后打溃，俘获甚多，活捉生俘日兵2名，骡马颇多，枪支一部。
5日 到黑土岭，本日尾击敌人。

1938年3月至8月
3月16日开始，在午城井沟作战，与敌108师团一部战斗至18日，胜利很大。毁汽车三四十辆，（缴获）枪支军用品甚多。
4月初，（343）旅向汾阳、孝义北进。4月初至8月这段时间都在孝汾地区转来转去或休息，打了一些小的伏击。

9月
14日 到石峪村，50里。于本日下午6团在汾离公路上之西公岭与敌激战一时，缴获由汾阳西开汽车21辆，西公岭之守敌全（被）消灭，（缴获步）枪十余支、轻机枪1挺，生俘日兵3名，（缴获）军用品一部。
17日午后，补充团及特务连在汾离公路上之三海滩伏击敌人，毁汽车9辆，获步枪30余支，炮1门，大米、罐头很多，军用品一部，俘日兵2名。
20日 赶到汾离公路上之偏城附近作战。战约2小时后，获得日战马50余匹，钢炮1门，毙敌三四百，（缴）获步枪60余支，打死敌高级指挥官。
汾离公路上之三战三胜，今天打完了。

1940年2月
15日 由柴壑出发，到达哨里宿营，10里。本日是6团、特（务连）、苏鲁支队一部将顽固汉奸孙鹤麟的巢所攻占了。缴获一部（枪弹物资）。

3月
从本月13日至24日，是6团、特（务连）、苏（鲁）支（队）1大队在白彦附近作战的十余天，打仗七八次，打退两三次进占的敌人。最后，敌人（于）21、22日集中2000以上的兵力两度进白彦。22日早，我（军）集中6（团）、特（务连）、苏支1大（队）各一部攻白彦，当即几乎奏效，但未坚决最（后）消灭顽敌，仅获弹药一部。这次十余天的战斗共打塌（击溃）敌人三四千之众，（毙伤）共达八九百之多。

4月
23日 由王家庄向东马山转移，拂晓前在西涧村发现敌人来袭，因我（们）先无准备，敌接近了我们，我则应付不及，当被绝断，一部跑散了。此一被敌袭，我（们）受一部损失，司令部大小行李大部弃去，还有通信营、卫生部同样遭到此种损失。

5月
从上月十几起至本月15、16日，是敌人扫荡与我反扫荡期间，环境恶化。敌人这次对抱犊崮的扫荡调集了五六千的兵力，时间月余，方式也（有）很多不同之处。

12月
这一年的光景是这样过完了——伟大的1940年是这样处在敌人后方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度过的，是在临（沂）、费（县）、峄（县）地区同敌周旋的一年，是在几块狭小的山区里同敌人不断作战，在粉碎敌人数次的大扫荡、数次的进攻，取得了白彦等地域上的伟大胜利。

1940年是荣耀、光辉与胜利的一年。在这一整年的光阴中，感觉自己，一方面是大体上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，而在另一方面，进步是微小了，赶不上大众，这是惭愧的。（未完待续）

资料来源：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《齐鲁烽火》杂志

请讲



□徐杨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尚无其他国家与日本开战，日本对于旅华的非日外国侨民采取了和平相处的政策，一部分外国侨民仍然驻留中国。尽管随着战事不断扩大，日军所到之处，也存在掠夺外国人的行为，但总体上看没有引起大的国际纠纷，日本也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对待在华非日外国人。

侨民，战争的牺牲品

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，日本已考虑战争爆发后如何处置在华英美侨民及其财产问题。

1941年11月22日，日本亚细亚第一课提出《国际形势骤变时在支敌国人及敌国财产处理要纲（草案）》。草案提出“应以相互主义为指导，国际法为准则，并致力减轻我方负担，善加利用，避免无益的破坏与散逸”。所谓“相互主义”，就是敌国如何对待日本，日本就同样对待敌国。文件还提出对于在华“敌国人”，“应置于帝国军队的监视之下，其居住及旅行应受到限制。军事上，在必要情况下，应对有可能被编入军队以及其他有可能于我有害的敌国人予以拘留”。

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外相给南京代理大使发出特急、极密电报，对与美国发生战争后如何处置“敌国人”提出具

体要求：宣誓不做出于日方有害的行为；搬家、旅行需要得到军部的批准；邮件要经过审查；非加密电报采用许可制；禁止升扬国旗；监视一般“敌国人”；禁止集会演讲等等。

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日军占领上海租界，宣布英国、美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巴拿马、古巴、南非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为“敌国性侨民”，严加控制，同时以“军管理”的名义侵占“敌国性企业”。

为了监控侨居美国的日本人或日裔美国人，防止其窃取美军情报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美国军方将侨居旧金山等地的6万多日本人集中到洛杉矶北部的ART集中营，使其与世隔绝。

在美国对日侨采取措施的同时，日本使用“相互主义”政策针锋相对。

在上海，日军先是于1942年1月宣布登记上海英美等国侨民人口，接着从10月起，规定“敌国侨民”凡满13岁者均须佩戴红色臂章，以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国籍，美国为A，英国为B，荷兰为N，其他小国为X。同时日军还决定对涉嫌“从事间谍活动者”，特别是“可能对日军造成危害者”实施拘押，对其余人实施集团生活管理。

1943年1月24日，日本驻沪领事馆制定《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实施要纲》，决定对与日本处于交战国状态的英美等国在沪侨民收容进集中营。随后，日军在上海设立8个集中营，另在扬州设立1个集中营。

此外，日军还在香港赤柱建立集中营，集中关押英美等国侨民。另在香港、台湾、上海、奉天设有4个盟军战俘集中营，关押外国战俘。